

宁古塔山水记

序

古今之所慨于遇不遇者，岂独人事然哉！山水之在域中者，图以载之，经以著之，而且瘞玉镂碑以志其盛，飞觞赋咏以道其奇，何其幸也。其在域外者，荒江空谷，莫之或知，又何悲也。嗟乎！自古岂知有宁古塔之山水乎！间尝考诸方輿，稽诸传记，概谓此穷荒僻远之区，又宁问有林泉溪壑，足供人之盘桓而啸傲哉！

清兴，始通文轨，建为雄边，而乃有司空张公至焉。公生平忧乐，在乎斯民，既至塞外，于外事泊然无所接，独以山水为乐，支颐觞咏，如对故人。既而曰：“我终日好之而莫为之记，使丹崖碧流，百世之下，且指为穷僻之乡，谓非人所居者，不重负此山水耶！”乃汇集为《宁古塔山水记》。嗟乎！开辟迄今，高山流水犹是也，游而处者，不知其几亿万人矣。其山水之利足以及亿万人，而亿万人心力，曾不能留山水之名于一日，则信乎遇之难也。且遇之者，非独遇文章之士之难，有文章而又有德业器量超乎文章者之难也。试观蔡邕徙朔方，李白流夜郎，昌黎、梦得之谪岭外，皆怨怼感愤，未肯以其文章，表扬其山川云物。柳子厚至目为囚山、愚溪。读其文辞，戚戚叹怨，趑然有远去之思，岂非处困之难哉！唯公坦然以处之，十余年来，无几微怨尤，故能网罗幽异，以使人可传而可述也如此。《易》曰，“安土敦仁。”其安土也，能敦仁也。读公之文，亦可以知公也。

后学钱威顿首拜撰。

宁古塔山水记序

天下之名山大川，在中域者，岳渎而外，其一丘一壑之口，莫不皆见于歌咏、传记，独在四裔者无闻焉，则山水固以人传也。吾闻山水之胜者，辄有神灵，类能福民，主休咎，且笃生贤人、君子。《诗》曰：“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”谚曰：“鲁以泰山生孔子，邹以东山生孟子。”且川谷之峻者其民秀，顽者其民淳，若是乎，山水之系于人民也如此，然非有贤人君子表彰之，则所为名胜亦不传。单阙之岁，余坐窳营州之东又千余里，曰宁古塔。其地皆深山穷谷，人迹罕到之地，自结绳来，几千岁，不通于上国，惟宋末完颜氏辟居此地，建东京云。迄今三、四百年，而东京旋为榛旷，近乃以为迁斥鞮人之所。其山连绵而纡郁，四望如屏如障，云兴雾涌，烟霞万态，其泉清而驶，狭处若瞿唐峡口，瞬息百里，广处澄潭霁洁，波鞞萦回，游鱼可数。有奇峰突磧，下临不测之溪，奔流有声，风驱电薄于沙石之上者。有林木数十里，不见日月，千寻百围之材，不可胜数者。其佳处宜无让匡庐、雁荡，特以僻陋荒服，不见称于士君子也。若北荒之渠搜、析支、燕然、瀚海等，非有卫、霍诸人穷极沙漠

，亦安知中土之外更有此乎□司空张蓁居先生以直道忤时，先余至宁古数载。所至辄探奇搜奥，觞咏自得，登览之暇，著《宁古塔山水记》一编，封表土俗，皆可考见。公生于中州，无亦中岳英灵所钟，今宁古山水，假公之来而获传于天下后世，使山水有灵，当即复我公于嵩少、河洛之间。不然，久假不归，吾恐嵩少、河洛之神之灵，其或瞋胆怒魄而移檄，且旦暮至矣。

康熙甲辰孟春，吴兴后学钱志熙，拜手稽首谨序。

序

山河自而名也。华之形华，故华之，嵩之形高，故嵩之，恒之形亘而长，故恒之，衡以其上应玑衡也，泰以其长众山而独大也。昔人肖其象，取其义而名之。若生山之初，洪荒始判，造物者未必果尔云云也。呜呼！仓颉不制文字，大禹不凿山导河，黄帝不封不禅，即宇内各山皆嵯岬历落于混浊之中，名之为山为岳，夫岂山之性也哉□欧阳修曰：“罗浮、天台，庐阜、三峡，皆在下都小邑僻陋之乡，此幽人困阨放逐之臣之所乐也。”夫既处僻陋，位于下都小邑，而犹不免为人所称。呜呼！此亦山之不幸也。予窜身万里，自辽沈出阴沟关，道经十八道岭、十八道河，询之土人，皆不能名。予以为骤遇之，不能知也，及再历百余山、百余河，亦迄无能名者。迨至今所已二(□)年，环堵皆山，即予亦终不能指其一峰一壑也。乃知域外之观，非耳目之可及，心思之可测，名字之可类，意天固留之，以待幽人放逐之臣，有如是哉！予尝出东郊，登宁古台，又尝适西郊彭氏之屯，登虎山。土人又言：“东北泥浆之屯有山，似闽之武夷者。”同诸友往观之，以日暮阻河不能至。翌日再往，得一洞而休焉。青壁千仞，高岩逼人，亦可得其大概矣。南至沙岭，游览东京，虽榛苇芜没中，犹见霸气。及偃卧石河，官给一廛，在东北隅，其幽深处未可量也。然登高遥睇，回顾茫然，云烟飘渺，青在天际。土人言到处有高峰绝巘，以人迹远，多虎狼，不能至矣。呜呼！穷乡僻壤，耳目有穷，意兴无极，又乌可以已乎□乃与吴江钱德维、吴汉槎谋再搜索，撰为山记。山无名，姑以其地、以其里、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，亦曰由其山性，与幽逐之人见弃于世者，同归之无名焉尔。柳宗元作愚溪记、囚山赋，于困阨放逐之怨，不绝于心，故强为之名如此。予文词不逮宗元，困阨放逐，固自宜也，亦曰愿为秦豆、无怀之民，□(以)相浑于无何有之乡，广漠(莫)之野，岂敢以浮名贻诮于罗浮、天台、庐阜，三峡也哉！

时康熙七年，岁在戊申，长至前一日，外方子张缙彦坦公氏题。

宁古塔山水记

筏喻道人张缙彦坦公著

石城

城方二里，垒石成垣，城内居民，寥寥数家，东西各一门，以通往来，大帅公署在焉。凡钱粮听断，皆出于其中，朝廷有诏旨及军令，皆于是宣读，府部公移调发工匠及遣发迁谪者，皆于是稽察，解进参貂，或远夷朝贡，并于是奏报。官自梅勒以下皆治兵，并理民事，不设令丞，凡朝贺拜牌，间用朝礼，大概从朴野而省繁文。春秋于城南大阅骑射，元日悬弓矢于门以警备。其产宜菽、麦、黍、稷、豆、粱，稊、稗，麻、苇，其畜宜马、牛，犬、豕、鸡、鹅。多虎、狼，獐、鹿，狐、鼠、雉、兔。其草卉则有芍药、玫瑰，芰荷、菖蒲、慈姑、百合、萱草、石竹、水蓼、山丹、茭白之属。其蔬菜则有葱、蒜、韭、芥、苳、蕨、扁豆、白菜、黄芽、菜菔、茄子之属。山中则有木耳、蘑菇、黄花，土菌、羊肚之属。其果品甚少，祇山梨、山杏，山查、松榛、郁李，葡萄数种，然皆出于远山。而药苗则人参、黄精、野艾、沙参、防风、桔梗、苍术、白附、稀莩、益母、苍耳，其类甚繁。而材木则松、桧、桦、椴，榆、郁诸树，在乌鸡者，千寻之材，不可名数。其风俗以耕牧为本，地广而民稀，开荒任地则获殖且倍，数年后地力已尽，则弃之，不以粪。婚礼以牛马为聘，或以豕酒。夜户不闭，亦无盗，行人不赍粮。结茅为屋，屋皆东南向，杂处如蚁聚。布帛、铁器皆以粟易之。鞣牛豕皮为履，名曰渥腊。织苇为席，编麻为布。天气严冻，多北风雨雪。其妇女着麻布，履层冰汲水以为常。秋冬坐卧火炕，不越跬步。有时出猎，则冒雪凌山，捕鹿雉以为食。其形势，三面皆山，北面阻河，河多异石，水势急而奔驰，其流有声，源出长白山。混同江支派三四，环城而东，趋宁古塔而下，复合。又数折而入海，土音每（□）郎必喇，华言柳河是也。此地去沈阳一千五百里，去高丽六百里，去乌鸡，鱼皮、黑舫等夷，或数百里，或千余里。其来互市也，则貂皮、鹿角、人参、黄狐、白兔等，居民以沈阳之布予之，往往有微息。近日逐末者益多，当事者□城址，加□□□，方四五里，开四门，立集场，教民贸易。又稍稍重文学，风气亦渐改观矣，按此地系古肃慎地，后为金地，故东南五十里有金乌禄故都，石台旧址，依稀可睹，其为□□旧地无疑也。《松漠纪闻》亦载，女贞国，野多白芍药，土人和面□之，其味脆□。今人尚以白芍药为蔬，尤为可据。土人掘地，每得石础瓦片，熙宁、崇宁、正□旧钱，其为金元之遗，又可知也。永乐间，野人头目，悉境归附。其俗极寒，穴居衣皮，时□□以）为荣，即此地也。又闻之老人云□自灰泊而迁。或言城在宁古塔，后移此地，然图籍无可考矣。尝稽地理志言，宁公塔颇有华风。□方氏九边图内，则有石塔高峙，今亦湮没无存，岂□（陵）谷有变迁欤！然登高而望，山川向背，草木翳翳，云物□（变）幻，尚有雄风霸气焉。呜呼！昔日之丰都大聚，今化为石□（碛）荒烟，然市廛新立，僧寺祠庑，东西继作，今日之后□（碛）荒烟，安知不复为丰都大

聚乎□

新城

石城北面濒河，秋水时至，百川交集，澎湃涌激之势，环堵崩颓，去门祇尺有咫。西则野潦千顷，漂没民舍无算，居民乘桴出入，甚苦之。主帅以闻，乃移□交罗屯迤南五里□，环松花而东北，纡回至交罗之北，如襟带然。其地高亢，无□□□□之患。东有白石崖，松桧葱郁，山脚有洞窈杳，河水荡激，与水波上下。西出郭，长埠如蛇盘山，下有洞。西出灵泉，入冬不涸。□（〈迂尧〉）河而南□□，叠翠三十里，则乌鸡林也。自丙午夏四月，主帅与二副统，身先士卒，支毳帐，考工程，于是□□蚁聚，伐木结茅，不数月而比屋可数。城方八九里，辟四门，东西南北通衢道，自主帅、副统而下，八旗佐□（领），以至军伍、工匠，各分地有差。汉人则区划东郊，自为一城。主帅请建砖城，内部以木，□（后）钱不□（继），□以木易之，尚未竣事。此地以避水患，故土脉砖确多□而少阴。凿地三丈而后得泉，初稍苦之，久习则相安也。山高而野□（旷），樵采刍牧皆便之，是以万家之邑，越丁未、戊申，甫三易星霜，而屋树木器，充牣其中。又移庙祠于东郊，佛刹于泉左，悉如旧城。盖天地生育，人力勤□，不借内帑，故奏功如此也。若关以内京畿各省，修一城，建一堡，当费县官钱巨万，竭闾阎之力，罄千家之产矣。新城去石城不过六十里，练兵屯种，风俗物产，皆似旧时，故不复具载。

（布置闲雅，一结闳壮，岂非杰作□钱威）

东京

由沙岭而东十数里，有古城石垒，周匝约三十里，或言系朝鲜旧国，或言是金元分封处。考乌禄初封，建国临涅，其为金主故地，颇为近之。又五国城，去辽东北一千里，自此以东，远夷五国居之，此地东接乌鸡、鱼皮、黑魮等部落，稽其地里，亦颇可疑。然大漠迷茫，不必求其事以实之。若东京之名，则土人相传久矣。道中远望，云气变幻，如楼阁旌旗，远近山城，皆似茂林丰屋，屯聚庐舍，即而视之，则不见，不知此何气也□东面城址，土墉高丈余，以石为基，城门石路，车辙宛然。大河绕城而东，其古渡尚有坏桥乱石，横亘水中。其宫殿三重，在前者规模颇宏，台址三尺，柱础如盘者计一十有六，后二重稍逊焉。殿东西二门，正中无甬道，阶墀陛□（城），纷错可识，败瓦断砖，虽野烧之余，尚有存者。且丹绿琉璃，间有夷汉字号，土人□取为玩。其别馆回廊周环者不可细辨。前有五台，石垒叠起，高可二丈，似五凤楼制度，内有小城，颇仿皇城焉。在右有石井二，首石甃八角，雨水淳泓，尚可牛饮。□（明）堂以外，九陌三衢，依稀可睹。旁石垒似部落军伍所舍，或为列肆贸易之所。城以南有古浮屠，高丈六，佛面虽有风雨侵蚀，过之者尚稽首焉。前

有石塔，八面玲珑，庄严精巧，尤非塞外所有。此地平旷数十里，似为都会之地。其西七八里许，有石碛数区，各围方三四里，其为屯操刍牧之处无疑矣。又有古坟石，方丈者数坂，土人掘地，得石兽，其白如玉，必辇而至者，非此中物也。西南十余里有长溪，芰菱、茅苇、芙蓉生焉。夏秋之交，荷花红敷数十里，灿若云锦，土人探莲者，荡小舟入之，浮游如画，真东京美景也。宁古胜概，此为第一。

（金有东京，而史云以辽阳为东京。辽阳至此盖千余里矣。土人掘地得断碑，剥蚀不可读，杂古钱，皆宋徽宗及金海陵世宗年号，又似为金时无疑。篇中叙次周悉，不遗毫发，盖沈浸于《左》《史》，而得其□者钱威）

宁古台

宁古塔者，名其地也。其山则曰台，塔与台音相近也。或以山形如台，故名。老人言：“百年前居民不过数家，依山而处，后移此城，故至今仍之。”理或□（然）耳、□其山甚小，半方半园，□二里由东北而□，路稍夷可骑，而至其东，亦可步陟。其南上有丘，下有堑，硗确阻绝，不可上。西北濒河，石壁磊落，突者为埠、罅者为坎，奇势怪状，有如鼻、如□、如耳，如枵、如人、如鸟之形。无大草木，□冬不凋，盖山气涛声宵冥相接，故草木受之，冷而坚也。河支自混同江由城北柳河合西北三溪而汇之，宽广数十丈，其势汹涌，至于台下，细沫交错，忽分为五，又为七，逆遏回互，激石成声，俯之可听，所谓河身，几不见矣。又里许，复合为一，澎湃汪洋，迅浪急□（涛），不辨牛马，似一经休息而蓄其力，勃然泄之，故滂沛如是。水多大急，土人沉巨网，其鲜可举。塞外之山，皆卷连不断，此山绝水独倚，四面空旷，不与众山为伍，去郭四五里，故登临为近。虽无峻险奇胜，得溪水以助秀气，景色可挹也。

牧山

山与城最逼，城中民舍窗牖间，无不见山。登山以望，城中茅茨历历，如蜂房。其地乎衍多茂草，居民春夏牧牛马，每在山下，为军旂牧马之地，马场在焉，故曰牧山。山无峻峰，垒垒皆土埠，幽花异药，荒榛恶草，皆杂生其间。无大石老树，故少苍翠之色。土产红药、紫蕨，采之者可以捆载而去。又有异卉，叶如芋而小，花白如豆粒，气比兰蕙，移至盆中，可充清赏。其野花野蔓，不能名数者甚多。山形卷连，可数十里，渐入渐深，堪舆家以为龙脉蟠聚，近日卜葬者多穴其处，火化之风亦少矣。长老言：“数十年前，柳河水涨，民屋漂溺，皆避居山上，支帐房寝处。”今此山去河稍远，水势不及，盖沧桑之变如此。

岸山

山半入水，石势层起，悬壑百尺，如河之岸，故曰岸山。山之秀不在山，在山之石，石之秀不在石，在乎水石之间。水与石相荡，均洼昂砥，绿藓蒙荟，似山之崩石，沉于水中，不可推挽而出，怪状纵横，形如虎蹲、如鹰厉、如熊起、如猿攀，如牛马之饮于流溪。携酒浆果核诣之，可以坐，可以卧，可以二三人肘足相摩，可以侍杖，独立临风。陟之，清气自至。山上有峰，高数十仞。□（清）翠洗濯，缘径而登，耳目甚旷。山长五六里，与宁古台甚近，一溪间之，山之阳为坂，耒耜之所，刺雉虎之□（所）。游春时，杂卉布地，芍药、萱花、山丹，尤为烂漫。

（楮墨之间，清景相逼，读者目不能瞬。钱威）

官道山

由石城西南五六里，有山，在官道之南，故曰官道山。自城中望之，园如乳头，即视之，则蜿蜒如长蛇，抱官道而西向。山之阴石壁嵯岬，高数十仞，有大石突立，如人攀捧而上，可以着氍毹。远眺山脚斜拖，如卧牛然。石盘平铺，席草而坐，可容数人饮啖。旁有溪水，皆秋潦所汇，冬夏不涸，可钓可汲。山多映山红，冬叶不凋，春花如灿，及芍药杂卉，不可名数。其木多榛榭，有似榆、似槐、似楝者，验其花叶，又不甚类，岂地气使然欤□土皆黑壤，雨水过之亦皆黑。有幽谷，阴森寒逼，长可里余。两岸碧青，中多大鸟迹，卷类石蒲，雨水薄蚀，如黛如染。其山之阳，土埠旁□，□（白）草黄茅，殊少秀色，然以近郭，携杖可至，游履往来，亦为胜迹。

虎山

虎山者，在彭谏议屯中，土音蹋□□，华言虎穴。是山虎匿穴中，每入屯，多伤人畜，樵采者避之，故虽在近郊，而林木独存，蓊蔚窈窕，与他山不类。其绵亘数里，高可百仞，远望三峰，似雉堞重叠。若有山口侏鬼，往来其间。西北一岭，突兀如人立，大石盘薄，可□几席，游人偃息其上，卧而眺远，云物草树，皆在肘腋之下。山阴多卷梧，石蒲、映山红、白杨、绿柳，与椴桦和杂。更有异木□□，方而有□[棱]，叶似映山红，或地气使然，或系别种，则□□□也。山之阳，土□联绵，野卉荒榛，与山上下。山脚半里，乱石嶙峋，如星列，如棋垒，地皆汗菜，秋潦浸渍，明水溪毛，能助山之秀色。虽无瀑布，流泉亦不觉少。此山去官道山不远，风风雨雨，山气离合，景物绝胜。

石河山

石河有二。一曰上石河，一曰下石河。上石河，山旷而联，非信信宿宿，不能穷其胜。其山隔河二里，河浅小如山涧，文漪美石，荡激有声，土人编柳为梁，绝流取鱼，鲂鲤鲫鳊之小者，日集于筐。濒河而南为民屯，居者数十家。岗之上有大石如台，长二丈余，其阔半之，其高约五尺。石青如黛，中凹而外

凸，一似斧凿而成，雨水涵濡，积尘方寸，生异卉，花白，香气如兰，无杂草木。住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意必□星之台也。河之北，有小山者，□□□□□□而□(方)址。石壁嵯峨，其一，似石堤拖于平沙之外。其树多桦、椴，榭、柳。春时，萱花，山丹，红药、紫蕨，遍满山谷间。再入则三越流溪，中有小渊，两溪绕之，洲中草树丛荟，拨茅而入，异花芬馥，且多木本，然不能悉名也。又生野茧，抽之成丝。□东之河，淳水为洲，深长(□)余，中有大蚌，土人没水取之，云有珠，然未之见也。道上有石如笔架，三棱并峙，形如刀削，然视其下，土形渐坠。或古人瘞骨处，不然，岂遗物者于平壤之中，为此奇幻耶□过此，则大山四围，古木连卷，虎黑獐鹿，充斥于中，行人绝少，去乌鸡亦近矣。其下石河，山小而峻，遏水兀突。河即柳河下流，源自混同江者也。山之青秀，有峰有崖，有砦有壑，倚伏高下，在道之侧，过者无不徘徊久之，可一览而得其概。故山游者欲急撷其秀，莫如下石河。若瞻眺周游，倘徬物外，莫如上石河。

(点缀叙次，略无遗漏，水色山光，毫端隐现。钱威)

洞山泥浆

去台十二里，峰峦高峙，望之如青屏者，洞山也。坐卧其下，森肃逼人，耸如太华，衍如太行，在诸山中，独雄而大。然处绝塞，不见于图经，是以得隐潜于灌莽之中。初入山，有河环其北，其中有洲，水分为二。洲中树木荟蔚，非芟除丛刺，不可入，野蔓缭绕，多葡萄、山查、郁李诸种。河势所趋，忽成渠、成涧、成洲，分合断联，盖禹迹所不经，疏导不施，故任水力之所至，其势然也。山之脊，高数□□□□□嶻。雪雨浸渍，碧流如洗，东绵二三里。其□□□□□间屋，中□而外密。洞门古树三五，如人立洞上。有峦，登高以望，山溪汇入，洪洞无涯，云气掩蔽，如仙岛龙窟，出没其中，盖山之灵者多有洞。此洞冬时，每有熊黑伏匿，遇人而颺去，亦山精物怪，感灵气而至耳。名曰洞山，志其幽也。噫嘻！塞外灵奇，乃不列于洞天福地，游履亦不及也。此山与泥浆，止隔一河。泥浆，冯侍御为余言之，始获游焉。

(癸卯秋，获从先生游此，今六七年不复至。读此记，岩洞之胜，如在几席间也。钱威)

卧佛山

山之灵奇者必有洞。宁古之山有洞者二，一洞山，一卧佛。卧佛之洞亦有二，小者如牖，大者如屋。如屋者内方而外坦，广可丈余，下有石穴，窈不见底。洞在山半，洞上古木森蔚，如复盂然，两旁皆土丘□草树，洞之脚，亦有杂木枝干，结为山麓。清翠时来此山，连衍不断，六七里至天罗而大，又二十里至交罗而更大，气脉庞厚，两地皆成屯聚，盖卧佛之□为首，而天罗、交罗之

山为□□□□。卧佛之名，以洞中有佛偃卧如涅槃者，及□□□□□也。土人云，卧佛，土音乃山之臭咀也，以屯在山口故云。而天罗、交罗皆土人姓名初住此地者，遂以名山耳。三山皆土埠石脚，树木丛杂，樵牧粉耘，地沃而产丰，然卧佛独以洞著称灵奇焉。

牡丹屯红山

女直故地，以芍药为蔬菜，填山掩谷，皆芍药也。东南一屯，名牡丹，问其物产，则姚黄魏紫，从不见之。盖土音牡丹，乃一日可以往返，计其程途以为名也。人烟辐辏，草舍相望，城东南大屯聚也。去石城四十里，山分两翼绕于后，水横一带亘于前，西望沙岭，东望交罗，乃东京臂指联络之势，城堡基址瓦砾犹存。其山名红山，以石骨之红也。山势绵长数十里。红山咀有石洞，容十余□□□□□，岫嶂盘□，人所不见，灵奇之气，从卧佛□□□□□重，他山无有也。然地多硗确，其为晦亢而祐，时常苦旱，收获薄，人多贸易城中，贩鸡豚粟布以为食。城中居民，以其地近而人众，亦往往至屯中互易，商农便之。

呼郎山

土音呼郎者，烟洞也。山大而深，多古木，空其中，人取以为烟洞，通灶火，故名。或以其山壁峭矗，似烟洞形，理或然也。柳河逼山南而下，地多汗菜，沟渠纵横，遇秋潦涨溢，大木枯椽，塞河而下，甚至没岸颓城。城中居民徙山坡，支毳帐避之。盖地近乌棘，故灌莽难测如是。产多榛、橡，郁李、山梨、葡萄，采取者骑橐交路。众部落聚居，汉人鲜至，故莫知其地界。但闻白日，每有隐隐雷声，土人以为高山崩石也。每将雨，望见西山云气蕴霭（□），□雷掣电，随从而起，故□（知）此山神灵，为风雨之所会。然西北一带山屯，总号呼郎，近者十里、二十里，远者五、七十里，其大小各殊。□言此山与长白相连，为混同江发源之地也。

白石崖

郭东四五里有山曰白石崖，土人所云上阳哈达也。隔河望之，若白垩画墁，其嵯岈欹折，殊少秀色，游人每每阻水不至，憩沙岸上。岸多柳株杂树，夏秋青荫可爱，凉风拂拂，河下多鱼鳖，钓者垂竿举网，日集其下。至冬水腹坚，褰裳可渡，层雪平铺，恍如在玉砌上行。以木结架，谓之冰车，人牛可引。抵崖逼视之，则断岸千尺，怪石嶙峋，前所见如白垩画墁者，皆山之□空处，草木不长，千百年风雨所剥蚀，濯濯然也。杳冥深郁，乱石相撑。攀藤棘，取径而上，及半有大石三，方如矩，平如砥，可坐三五人，在北二石，相去尺有咫，南一石约五步外。时仆人具酒食，二三同游，各据一石，仆人拨藤刺传盞，心意旷然，不知其尘凡间也。仰视山巅，青茸如蒿者，长不径尺，历历可指

数。有客猱升而上，乃老桧百十株，伛偻古怪，见其杪不见其本，本人(□)石窟中，勾曲隐伏，樵人过而不顾，以无所容趾处，是以全其天年。□根有洞，深丈许，广可容七八人，夏秋波涛汨没，□鱼□窟穴，冬月水涸如见。河流冲激，石气冷冻，故熊虎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耳。此山去城甚近，然近□□□□□□□一水之隔。桃源路杳，幽人孤客所宜□杖□□□□。

(刻画山水，具有化工，□□□□之书，殆为近之。钱威)

沙岭

沙岭地广民稀，其壤肥美，其俗醇朴而近古，其生畜蕃庶，种植者收获倍于他处，故为宁古乐土焉。屯临大河，源自长白，流为混同江。混同江分流经五龙口而下，河口狭急，水激而怒，裂石崩崖，冲啮益甚。至抄岭，诸溪汇会，河道漫衍，方二三里，即古之松花江也。其水多鱼，土人耕种之暇，以网罟为生，往往赴宁古市卖得利。河之西南，有长溪数十里，产荷花、菱芰。七八月荷花红敷，一望十里，与杭之西湖无异。土人初不识藕为何物，汉人教之，乃取藕入城转市，得谷布，甚喜。两溪之岸多石垒，如台如砌如房址，是必古人台榭池阁、游闲览胜之地，今不可考矣。山中有石寨数百，乃古人所居，灶烟如在大野中，石块纵横成围，似阵图壁垒之形。盖以地近东京，兵甲屯种所处，其雄风霸气，可想见也。河下有垒，横亘中流，北自红山咀，南接河岸，历历如九峰砥柱焉。水声如雷，舟不能渡，盖必古人防海屯兵其上，至今称为天险云。初至沙岭十里外，遥望山坡，似有室庐鸡犬，村落依稀，及至则漠漠空山也。大野之气，成其郭，盖地气之盛，有如此夫□

马流河

松花江上流，自五龙江而下，散为涧溪，至此复合，广阔三五里，水势平衍，中流多大石森列，遥望如马牛饮河。其产鱼鳖菱荷。北岸崇岗，绵亘数十里，直至水海。入深山，树木苍郁，多有不能名者。夏时花开，有海棠，木犀之香艳，不知是何花也。地皆沃壤，种植者倍获其息，近置官屯四处，遂为西南大聚。耨于原，稼可登，猎于山，鲜可食，钓子渊，麟可举，是以居人侈称焉。

沙儿浒

水之渚曰浒，散言浒者必有水也。一名沙柳河。此河绕石城而东，经石河直趋，至此淳泓，多大鱼，土人名打不垓者是也。鱼虽多种，而此鱼独著，渔者得之，入城市往往得值。河数挤入乌龙江，注之海。西北十余里有山，其峰突兀，遥望如云气。东南地平广，宜屯种，居民百余家。北有山畎，畎中有城址高墉，下有濠堑，尚余败瓦灰迹，又有似庙址者，意必前人屯牧之处，今名躡躑街。或言旧有市场，地颇高，土人避水居之。欲考其遗事，而故老无存者。

泼雪泉

山水记，记山也，水无可记。记水者，皆江河所经，山势迫之，便为奇胜。若水帘喷玉，悬流飞瀑，塞外绝少。新城迤西，离郭才数武，山下出泉，清湛可鉴毛发。土人冬月饮马得之，都统命缙流建刹山上。石路委折，以叠石为级，如下垂然。泉在山之趾，山平衍，无可取。由山上入，即辽沈大道，轮蹄嚣杂。由山下入，则水石幽口，仄径繁荫，眼界一开。盖河山夹道，阔不过半里，人兽罕至，乱石相交，大者如立，踞者如蹲，伏者如眠，昂者如鸞，峻者如攫。且有如春、如几、如枰、如蒲团之形，游人坐卧憩息甚适焉。山半有洞，二三人可坐而饮。有小溪三，其二亦自为一泉，然细而易涸，冬则结冻。此泉方不过三四尺，深可容膝，自山坎旁出，□青□碧，与越之龙井相似，但无小鳞数尾，出没其中□□异让之。崖岸多杏花、□桃、□□，琪花如石竹，蛾眉，□山所不生者。盖水泉冬燥，土气所蒸，故能凌冰破雪，涓涓之流，直达长河，名之曰泼雪泉，盖不诬云。余尝览山之高大者如岱岳、太华，其莲花、玉女诸泉，皆在山顶，为湫池，而邹峰之莱终南[此句疑有误]，山势次之，其泉皆在半山，为瀑布，而泉之在山下者，率皆平岡小阜。天地之气，地灵各异。余闻长白山最大，上有池，方数百里，惜未及见，而山下出泉，塞外绝少。荒山燥土，举目黄沙，故泼雪一泉，亦北地之莲花、玉女，南方之惠泉、龙井也，有心者不可不日涉以成趣。

（体裁阔阔，知大乘人，终不作小乘语。钱威）

河湾

幅员之内，幽赏必借乎山水，虽卷石勺水，往往以□榭花木缀之，为寻胜地。塞外硗确卤莽，得平原□□，林泉疏蔚，如空谷足音，见似人者而喜矣。故东边一区，惟河湾为最胜。河湾者，土音通哩也。其地三面濒河，河由南而东注，又折而北入交罗屯。其岔出支流，则自通哩趋北，又斜折而东，故此地中央临水者□（几）遍四方矣。唯正北一方，车骑可达，由城而往，沿溪□东行，道旁多柳株、海棠、山楂、芍药之类，色色迎日，抵水尽处，又回旋而南，则河湾也。地皆□□□□□□，可见其为□高而亢，盖前人已垦之，土人改为□地，就水草也。驱马牛而入，恃水拒之，不得逸。然其地方二十里，树木成干，丰枝密叶，其榆柳皆高荫清凉，暑日坐卧其下，有如棚樾。南阻河，西北阻溪，临河者举网得巨鱼，临溪者垂纶得小鲜。□□而藻荇交加，菱实充牣，乘木槽而取，可以却车而载。伐薪者每闻丁丁之声，采蔬者妇女，鱼贯而进，日暮始返。盖其地宜耕、宜牧、宜渔、宜樵，宜嬉游，且又近郭，可以褰裳至也。西南隅有古址一区，人呼为城子。西南二面，以水为限，东北皆有深壕，方丈余，绝人兽往来。东有径，则叠土为梁，仅可容人行，壕边皆怪石重垒

，非本地之所有，必攀而至者。此地或以为古人寨堡，又或别墅园囿，不则贵官陵墓，然无碑版及石阙、翁仲可考。今荒烟蔓草，一望凄凉，抚景凭吊，睹天地之悠悠，能不怆然而涕下乎□且杂花奇木，异香艳色，罗置壕侧，不可名状，有似茉莉、木犀、绣球者，细察之皆非也，所为神农竟不知者，洵非诬与。盖塞外之地，绝无幅员风物，似此水石林木，皆近江南，洵为奇胜。

（子厚山水记，独自成家。先生下笔，绝不蹈袭子厚，而雄深阔雅，殆为过之。钱威）

兀喇

宁古塔西南八百里，有大镇，曰兀喇。其先与灰泊、□赖海，同为兄弟之国，互相雄长。清太祖初起，以正月朔日，用奇兵袭击，下之，故至今元日，骑士比户皆悬弓刀，示警备也。其地在吉陵江畔，□城七十里，四面阻山，盘纤郁积，绵亘数千里，江流出其中。其产参、貂，胡珠，尝为内地珍。近立驿传通往来，百货鳞集，江直北通乌龙、黑水，东接大海。殊方异国之奸，出没不常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治巨舰，练水师，因利乘便，于是立船厂，鸠匠作，设库房，制器物，踵至者以六百户计，其免役者，出粟饷之，乃移兵官率健卒，以治厥事，遂为西南雄区云。镇东有一喇哈达者，古松连云，峭壁插水，称为绝奇。山半有城址，上有二池，石砌，宽百丈，生倒鳞之鱼，不知何代故墟也。闻之长老言：“数十年前，秋夜月明，稠人坐语，忽风起西北，大声轰然，如万马奔驰，剑戟相撞，土人战栗闭户，终夜不敢成寐，比晓则一无所见。“是必前代战场杀气雄风犹在耳。近以老羌入犯，议移我鱼皮部落，尚未行也。

交罗

宁古村落之大者，莫过牡丹、交罗。牡丹当辽沈大道，交罗则倚山带河以为固。交罗，满音赵姓也，盖因族氏以为屯。或言国姓上世有居此者，后迁去，不可考耳。东南枕河，河东北流，抵山而旋，辄西流三里许，又北流五里许，又抵一山，再转东流，过大山，近乌棘矣。东北西三方皆山，翠色远映，一面阻河，览其形胜，甲于宁古。先是议营城其地，卒不果。环村皆平壤高腴之田，五谷咸宜，每多获，倍于他处。近屯多园圃，蔬菜肥美，每于城市中贸易，足食于民矣。河中多鱼，居人下长钩，举巨网，亦得水利焉。迤南有水淀茂草，畜牧者便之。西北则石河、腰罗等屯，联络棋布，洵新城肩背也。二年前，屯北平地溢泉数十跑矣[此二字疑有误]，尺许，澎湃有声，数日成池，远近观者如市，月余而涸。以事属异闻，亦为附记。

杂记

乌棘，土语大树林也。南去宁古百余里，东西去宁古数十里，纵横不知尽处。

其中多山神野鬼，过者挂巾带衣物纸钱于树枝上，以乞神佑，见者莫敢取，或褻嫚戏谑，往往得大病不起。夏日常雨，冬日常雪，四时晦冥，出林则清明如故。杉松合抱，大材不可胜用，居人梁栋槽桶，皆于此取足，甚便之。

虎，夏伏冬出，阴类也。出则近村舍，食人犬豕。噬人则受命于山神，不当食，虽相遇，不害。噬一人则耳为一缺。攫人不过三跃，遂力尽，土人刺虎者，避其跃，辄掩取之。有神树，以爪抓树皮，系其祭神处，人若砍其树，虎必杀之，虽远匿不能避。人被虎逐，卧地，首向北则舍之。兽首向北者，亦不食。所食兽余肉，人不敢取食，食则必寻其人噬之，若以其余肉饲猫，虎更恨之，必食其人，虽一二年，千百里，亦必报之。

鹿，凡山皆有，若千百成群，三二年乃一至，不知从何来。一群之中，必有一大鹿长角者在，摇尾引之。因群鹿俱随，兵士围猎，每一日即可得数百，所谓□□是也。乌棘有驼鹿，土人名曰康达里，其角坚自如玉，中有黑□，射者用以贯指，甚贵重。

熊有二种，一缘木，一山栖。缘木者，冬蜇枯木中，山栖者入石穴。其雄有力者，敢与虎斗。其威在掌中，熊心下有白如镜面，捕之者，枪箭必中其白，乃毙。其伤人以掌，人为所困，则以舌舐之，骨肉俱烂。

黑筋部落有狗，能驾车行冰上，名为扒犁，日行五百里。车上以铁笋贯之，欲止则插入冰中，车不能□，不然，狗性佻急，不能止也。

蒙古之地有雕狗。雕孕三卵，则有一狗。□□□（时），蒙古人窃而视之，若有三卵，计其将出，守之，出则□其狗□之，不然，则雕食之矣。狗长成，逐兽如飞，一狗值数百金，其狗孳种，皆值数十金。

蒙古之北百里，有大兽，如象如驼，头有一角，人不能捕。其来十数为群，土人名为薄荷木尔□，不知何兽也。

蒙古□（极）北之地，有部落，名为无头国。其口耳鼻，皆在胸前。其地极冷，能蜇不饥，口中有冰球，若为人取去便死，候春时球消，乃起行。

鱼有折罗，其大数十斤。又有打不害，肉最美，鱼子大如梧桐子。

蝼蛄影（□）如两蟹相连，后尾如虾头，亦相类。味美可食。

鸟有□（飞）□（笼），大如鸽，自朔至望，其飞渐高，自望至晦，其飞渐低，二十八、九，乘骑可逐得之。今以祭。

鱼皮部落，食鱼为生，不种五谷，以鱼皮为衣，暖如牛皮。□入宁古，岁给布廩，其苦之，多有逃去者。亦畏法，自相拘捕。

东北有部落，以雕翎苫房，可避风雨。

柳河多怪石，质坚黑如点漆，上起花文，如雕刻状，置盆水中，足为清玩。

貂鼠出乌棘山中，穴居。取之者，雪地看其踪迹，跟寻得其巢穴，或用弓弩

，或用木夹，潜置行处，以火熏之，中机而□。冬皮毛长而苍，秋皮毛短而软，其黑色者，□沈阳货者，多用熏染而价倍乌棘。鱼皮、黑魮等部落往来交市甚多。乌棘等不用银钱，易之者以布帛、□（铁）器、羊皮等物。

人参出宁古及乌喇远山中，生松树之下，红紫花，一层五叶，层多为老参，略似人形者有神。采之者不言而取，一丛可得数十枝，若喧言有参，则握之不见。极大者一根重可七、八两，其价值无算，服之长年。乌喇出参膏，乃苗叶所熬成，非参芦也。

遼车一种，近为边患。其国与西洋相邻，碧眼黄发，善用火枪，酣战不用衣甲，去此二三万里。其来也由海船，入黑筋，鱼皮部落，掠其貂皮，夷人苦之，然不敢与抗，闻其至则悬貂树上潜避，以待其取。然每每受其掳掠。近日宁古练水师，深入海上，乃杀其党，得其乘舟及哆罗羯画像、乌枪、罗经、定南针之类，种种机巧，大约出自西洋，非中国所有。

每冬杪，官遣高丽驮盐一次。京差通事二人，宁古章京领之同往。官给米料，行有程限，盐有斤两，夹带私货则高丽纸、细麻布、铜、铁，锅、斧、牛，马之类。海物有比目鱼，大乌鱼、海带。

乌喇去宁古六百里，江中造战船，练水兵，尽选宁古之健儿充之。每一人帮丁一名，多至七八百名。人烟凑聚，去沈阳稍近，商货流通，近改驿道，移满汉章京各二人镇守，遂为宁古重地。有大乌喇者，每遇阴雨，多闻鬼哭，若铁冶造作，则中夜狂沸，铁马金戈之声，如万骑奔腾，盖旧系灭国古战场也。

胡珠，宁古及乌喇各河蚌中俱有之，但多在深渊，非没入水中，不能取，且千百中，乃一得。其蚌不论大小，色润而泽，即小如卵者，亦藏之。其水亦必秀媚，异于常水。

楛矢，周时肃慎所贡，系千年榆楸木沉江底者所化，今江河中尚有之，乌喇人名机乌（□）黑，取以为磨刀石，一半是石，一半是木，坚如金钢，用为箭镞，极利。

俗尚鬼。有疾必跳神祈禳，名曰插马，头戴铁马，衣彩衣，腰围铃铛，手摇扇鼓，跳跃转折，神来则□吞火，胸穿箭，足履刀刃，全不畏怯，疾亦每每得愈。乌喇插马，虎头熊皮，其形更怪。又家中顶神，以绸帛细条，扎如佛手状，名曰祖宗，凡岁时荐新，必跳神祭之，有好事则还愿。所用猪鹅粘膏，任来往者啖食，但不许带出。

又，蒙古人祭星禳灾，燃灯念咒。□一风俗（下面不知是否缺字□）殉葬，主人死，有妻妾愿从者，关白官府，为给衣衾。亲戚涕泣，具酒饷相别。至期投缯自缢，并无难色，死则同棺火化。

山蒜，比胡蒜更大，根如鸡卵，叶阔寸余，出于乌棘林中，味比胡蒜甘而辛

，食品之佳者。

有香草，气如薄荷，叶稍小而尖，可生食，可作调料。

白蛉，状如飞尘，夏月，黎明则出，人逢之，面肿发痒，日出则隐伏不见，至晚复出。耕田及行人，甚苦之。畏烟火，故城中、屯中无之。

土人以苍耳饲猪，以野瞿饲鹅，甚肥壮。

水上有小白鹅。秋后乃出，出十八日则霜落，土人晚田畏霜，每指此为验，不爽。

雕有水雕、沙雕二种。其翎以水雕为胜。多栖在山中高树，数十成群。取之者遍结绳，套于树上，待其栖定，惊之使乱飞，系其足则取之，非从射而得也。

捕鱼以石，横截水中，留水口，以柳条织如斗样，下急湍中，名曰亮子。鱼来流入其中，不能回转，尽取之。若捕大鱼，则在水坑中，用网数面四围，尽绝其流，满载而归。若网止一面，则用牛骨系绳上，沉水，二人牵之，远远而来；至网则举网。鱼畏白骨，尽窜入网矣。

铁角山，雀之最小者，红顶黄嘴，声甚娇好，冬

来春去，来则千百成群。结滚笼如轮转，系谷穗于上，

以一雀诱之，则堕入笼中，日得百十。烧炙以食，味甚美脆。